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陳大夫傳

陳大夫者諱以忠字貞甫其自署曰雲浦居士蓋嘗
宦游秦楚周梁間再令邑再守雄州有聲而最後以
光州守終遂從守秩稱大夫大夫之先為吾郡之嘉
定人而有景佑者富姚少師廣孝之僧時而風之隱
廣孝以佐燕重恐見跡稍匿耕鋤之梁溪子曰廣安

州倅昱廣安之爲同安令與倅俱有聲有子曰大叅
公周卓然德靖間名臣子贈寧鄉令公鳳博學能文
章以病廢是爲大夫父令公之所以輕自廢實用音
大夫故大夫生個儻穎挺自其兒時令公置之膝而
試之所占對必雅十歲工屬文恒以意自爲奇而不
帖帖受經生束令公每謂人病何與人事有是兒在
者高枕矣而果以跣弛見憎里豪訟之臺下郡徵逮
殊迫大夫挺身出見郡倅白豪搆狀倅奇而縱之出
當豪誣大夫時年十八耳尋補博士弟子婁試高第
有聲然以應鄉薦輒不利而入夫亦中鄙薄之居憊

慨自命男子當從六郡良家兒跨鐵柄襦坐生馬駒
以右手挾單于左手磨墨眉鼻書露布安能噉嚙伊
吾作老經生乎蓋大夫多力能挽彊至二石餘工騎
便擊刺又多讀孫吳家言而令公聞而非之曰而忘
先世乎哉夫將死官也即而七尺之不卹而忍令我
髻大夫廼折節爲經生業以質武進薛應旂先生薛
先生讀之大驚曰王濟之復出耶濟之者世所衷經
生業師也於是大夫時時構篇章出而氣之濟之他
文卒莫辨矣大夫力益饒則多爲古文辭始靡麗如
六季而中厭之乃爲昌黎河東廬陵眉山諸大家其

於明則好方希直而尤好王伯安曰是夫也如海
吾所不得不沒令公竟善病死而所積公私逋可二
千金悉以歸大夫大夫行假旬間并無應者旣勉葬
倭復來閔燬其廬大夫乃仰天歎曰困不極不發即
以獨身起更易耳於是偕其配王力齋間用計然息
其贏而出之遂能盡竟其逋而拓谿東丙舍又以貲
入太學即復有聲太學故相袁文榮公嘗見大夫文
而奇之羅致館與講鈞禮袁公貴倨負其文嫚罵客
獨不敢有加於大夫日相與痛飲談譁無間當是時
大夫日益重諸公卿薦紳爭推轂之而大夫意踽踽

不自憚其所心折以爲長者獨王太史元馭所與爾
汝交以文酒交薦其嗜者獨山人王承甫而大夫遂
舉鄉薦諸善大夫者籍籍謂大夫文高且困之久必
大攄而其於公車又輒不讐大夫乃歸治別業溪東
引泉累石手種桃千樹竹萬箇泉縱橫其間聲琤琤
琮琤然署其門曰鳴玉乃益縱讀圓覺維摩楞嚴道
德南華諸經意甚樂也人或謂大夫且終老是耶大
夫指其腹曰未也且必一小展而竟又不讐慷慨束
書就選人得湖廣之寧鄉令時坐主今少傅蒲州公
恠而尼之大夫謝曰齷齪一第足報公耶請得以循

吏傳無辱爲公報大夫至寧鄉則首履諸塍以尋丈校之而又覈其肥瘠以程上下賦毋使黠者得伏稅於孱者一邑懽稱平而邑四垂皆山最大者曰瀉山吐水注玉潭江春時尤暴悍不可涉大夫曰是且爲與梁乎卽亡奈帑若洗何捐歲俸爲之倡民爭出以繼大夫遴善心計者司之不踰月而告成富人歐賢夔者爲賦長趣其從弟賢時賦計無所之乃火其廬手刃妻以誣賢夔吏遂坐賢夔死不決者四十年矣大夫探得其狀立出之而徙坐賢時賢時伏死不能支吾監司有所使徼卒以飾盜屬大夫而大夫閉之

不得遲爲庸受以賈監司恨因數用期會緹大夫之
從吏大夫憤移文臺使者乞骸骨吏民從而挽之彊
臺使爲致微卒於理而勒監司謝過大夫乃肯起視
事臺使者楚秋試掾大夫入以益知大夫諸校讐悉
委之凡庸會薦者一特薦者一見以當高第徵而僅
進知江西之寧州大夫之爲寧州其操舍約畧如寧
鄉時州故無城而戶盜環其外議城者積四十年矣
而不果大夫至謂其下曰守故僥倖萬一得夜眠可
保熟耶請於上發夙帑身與吏士分功版築間甫五
月而城成因設策誘致盜魁盧尚貴等而縛其伉悍

者尚孫尚訥以兵捕其尤悍者尚崇格當遷御史有
所疑於大夫未上而會他盜自萬載闌入境而與我
游徼關有所殺傷御史輒以聞大夫得貶秩行當是
時撫臣楊公與分守盧君心知大夫寃不敢爲異盧
君僅爲二詩以送大夫歸行按故所樹竹栢曰汝峭
節猶不改耶已循其髮是稍改矣而節猶故也乃與
邑之老秦方伯梁胡御史洵王司封鑑菴相與爲社
飲懽甚而寧州狀旋明蒲州公乃使人謂曰嚮者長
儒所不願棄之郡而一出入瑣闥吾力能得之大夫
乃慨然復就選人所僅補實難令蒲州公爲慰語曰

遲之竟而物也大夫亦竟弗謝行而道華山因攝衣
自青坻坪而上登三峰絕頂爲文紀之甚麗大夫旣
視篆於覈精吐鋒穎人相戒毋敢以遷客易之時丞
邵鳴鳳與東河驛攝宰楊春芳皆廉倨以法見枉大
夫力爲白之又繩蜀中涓之馳傳者跳去乃已一時
臺使監司咸壯大夫之清彊且將有所論薦而遽得
光州擢光故梁之最雄郡也前守孱至與其幕掾共
一堂而治屬令來朝受事傳呵聲相屬也大夫至首
徹掾坐掾夕以長跽謁矣而令亦逆自屏呵騶脩屬
禮然大夫以掾才數延之傳舍與酒食慰勞之掾更

感激願効死力而諸令以大夫能推腹不爲脩屬禮
故廢其感大夫間問賦何不登額鄉三老言畏美金
重耳大夫乃諭鄉三老輸錢投撲滿毋所容羨頃之
額遂登而令所爲大夫耳目者發驚胥楊朝相之父
子奸惡狀收而寘諸理郡人翕然稱神又推見隣邑
牛應魁謀殺人隱自是臺使監司嘖嘖趙潁川張膠
東復出也而薦之大夫又嘗受檄偕確山王令治崇
邱獄而崇之中貴人悍卒把持長短大夫面唾之曰
疇導而王千三尺至此而禍魁也敢以私燒我中貴
人竄伏稱死罪罷去當是時大夫治聲甲三河又以

僥精力與其賢豪長者酬飲無間而鄉進士劉黃裳
最才而最能得大夫心會大夫感微疴藥之稍間已
復大發遂棄其官歸臺使監司交挽不可已乃大夫
病寢僦乘卧輿發士女哭而送者百里不絕劉生自
以身爲衛又六百里遇大夫之子爾耕曰而公病僦
奈何然吾司其神爽而悠又時安人乳可起也吾又
聞之而公寧鄉楊氏崇於火而公與神約火立息寶
雞張氏崇於女鬼而公與神約鬼立跳徙而公禱雨
雨澍祈僊僊降此豈憂不起者哉夫豈唯無憂不起
後且大庸顯而大夫則自謂不然曰生死恒也旣歸

爾耕捐家而請聽於醫大夫笑曰秦越人不能起死
人人自不死耳且此曹何爲者病既革賦二詩以授
爾耕皆超世蛻化語又戒婦女勿令近脩然而與大
夫卒之歲僅六十又一所著有客牘八卷吏牘二卷
詩文若干卷大夫性孝友敦然諾急人之難甚於已
其爲德毋論毋責報旣成而自忘之爾耕旣叙致大
夫事又謂大夫任俠如孟公豪氣如元龍下上如豫
章博德如太丘噫太丘吾所不敢言若餘子則優乎
有之又胡不曰潔廉如之無文雅如伯玉乎哉大夫
舉五子其壯者皆立而獨爾耕孝廉能文章世其家

贊曰陳大夫束脩自勵學成而名不仇政成而摧繼
之其稍振輒躋若九折之轍然則非人也其所至必
有以自見不爲苟焉而已者則非天也夫以陳大夫
之材未竟死者寧毋懟懟不平也乃至恬然而祛大
怖托於蒙莊之旨以與造物者狎盟而彼豈能遽爲
大夫侮嗟乎古稱賢者龍蟻卷舒其不可測固如此
哉

沈理先生傳

沈先生者諱理字體道嘗自號鐵山里中人事先生
謹尊稱爲鐵山先生先生之先自河南徙爲吳之長

洲人後有吳江贅遂爲吳江人其業在農儒間至中
憲公啓而貴娶郭安人有三子而先生爲仲中憲公
有弟曰太學生岱天娶於孫無子中憲公推當爲子
者以先生往太學君未究產所遺確涵二百畝耳先
生與其配黃安人強自力以其孫旨其亡匱病而醫
歿而殮以至葬亡弗慙者人咸謂先生能子先生雖
他子然所後皆見背而會中憲公之冢嗣鄉進士察
前卒先生以是得精專其思奉中憲公及郭安人公
爲郎建業病痢先生晨跨一羸馳百八十里而達及
守紹興復病痢先生操輕刀以三日夜馳七百里而

達後先不脫冠帶事湯藥者四十餘日疾良已乃歸
當中憲公病一切條戒報刺門禁出入悉屬之先生
先生不廢共養而行之斬斬皆有緒然益茲慎亡生
得失公以是益愛信先生時公在宦而郭安人病留
家久先生率其婦黃安人屏息共滫瀡益出橐裝爲
醫壽醫至若歸尋郭安人小間先生當游太學期甚
迫屬黃安人曰身不能兩奈何已拜且雨泣曰若之
身我身也黃安人與左右皆泣莫敢仰視居兩月所
而郭安人疾復小發先生聞之懇其長倍道歸視復
良已久之郭安人竟不起當郭安人之不起而先生

所爲控籲扶持及僻踊附棺易戚之狀卽邑里人人
能言之且憐之以爲真孝廉矣中憲公謝楚觀察
歸雖老而神明不衰多游名山水先生輒具几杖壺
榼以從其攝客往往刻燭分韻接白行紆至夜分黃
安人矻矻治漿炙無壘耻先生則時公之勞佚而息
之客有得公意者先生不待教而歲時伏膺具庭實
以往客喜謂公厚我不知其自先生公之歿且開八
袞先生猶痛毀幾滅性旣薨皇皇爲孺子慕者三載
蓋不爲所後奪也先生少於察二歲從受經友愛甚
篤察以卒公車聞先生一慟爲絕久之始蘇卽撫其